

元宵『鼓』语

■ 肖阳

前几天收拾老宅,翻出一面鼓,父亲去世后,这面鼓就被搁置起来,再也没人动过,十多年过去了,上面落满了灰尘。我将鼓搬到院子里,擦洗干净后,觉得鼓更孤独了。

父亲平日无话,母亲笑他,能打哑语解决的事儿,他绝不开口解决。就是这么一个木讷的人,却爱热闹,每年元宵节,他都会加入民俗表演的队伍。父亲会敲锣打鼓,平时下班没事,便搬出鼓打一阵儿。熟能生巧,父亲打鼓水平不错,他去哪个表演队伍,都很受欢迎。

小时候我很烦父亲这个爱好,我和父亲性格完全相反,和谁都能聊得起来,到哪里也不怕生,当然这个“谁”除了父亲,因为我和父亲很少聊天,父子间的代沟深不可测。

我不喜欢观看民俗表演,尤其不喜欢父亲参加的民俗表演。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元宵节,和同学下馆子喝酒,正巧碰到路上一支民俗表演的队伍,我一眼瞅见父亲在队伍前面打鼓,便拉着同学就往巷子跑。

同学问我跑什么,我说:“我爸在里面打鼓。”同学笑着说:“你做了啥坏事,怕你爸用鼓槌敲你?”我红着脸回答:“不是,我替我爸害羞。”

对,就是害羞这个词,用来形容我那时的心情最贴切。我的潜意识里,这种民间表演,都是爱出风头的人才参加的,我父亲这样“书呆子”气质的人,玩这个属于不伦不类,不务正业。

但父亲却打得不亦乐乎,回家还动员我跟他学打鼓。我们哥仨中数我爱玩,父亲以为我这样的性格是块打鼓的料,教会我了,等明年元宵节可以父子一起打鼓。对父亲而言,这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。他不知道,我却认为丢人现眼,坚决不学。

父亲只好退而求其次,让我大哥跟他学,大哥也不想学,但父亲用物质诱惑他,他没我立场坚定,一点东西便被收买了。大哥笨,父亲手把手教了半月,他还没学会。

一次大哥和我吵架,我骂他笨,他不服气,我拿起鼓槌随便敲了几下锣鼓,父亲听到后,以为是大哥敲的,隔着门说:“有进步,有进步。”我大声嚷道:“大哥哪有进步,刚才是我胡乱打的。”

大哥最终没能出徒,父亲又开始培养小弟,小弟虽然也不聪明,但他学得认真,比大哥强多了。但小弟工作单位离家远,每年正月初五便离家返程上班,也未能圆父亲的父子同台打鼓的梦想。

往事在眼前收起,我拿起鼓槌,学着父亲的样子打鼓,虽然打得不像样,但或许是年龄到了,一打鼓心里的烦躁便敲打没了,浑身也有了力量,鼓槌落在鼓面上,喜庆和欢乐便“咚咚咚”地跳了出来。

老舍在《北京的春节》里写道:“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,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,火炽而美丽。”父亲是这场“喜事”的参与者,欢天喜地的气氛在父亲的锣鼓声中敲打出来,人逢喜事精神爽,不善言谈的父亲,劳累了一年,就是借元宵节的民俗表演来释放压力,提升气势。

后来母亲告诉我,父亲当年想教会我打鼓,是知道我爱喝酒,他希望我能学会一项解压的技能,而不是靠喝酒消解忧愁。

中国人含蓄,父子间的感情谁都不愿表白,我到了当年父亲的年纪,才懂得了父亲的“鼓”语。

欢度元宵

■ 翠薇

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今年元夜时,月与灯依旧。

元宵节到了,赏花灯、吃汤圆、猜灯谜、放烟花,大家共同欢庆龙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。

每年的元宵节,各条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,交通堵塞,看花灯的人们堵住了道路。人们拥挤着,欢喜着,漫不经心地走着,看路两边树上悬挂的摇曳的花灯。花灯上闪烁着星星、月亮、花朵、蝴蝶、长龙、凤凰……一名初中生指着树上飘飘的星月,对她搀扶着的老人说:“爷爷你看,天上的星星和月亮,今天都来到人间了。”天上的月亮硕大、圆满,低低地俯视人间。孩子们就要开学了,对最后的假期格外珍惜,用快乐的心情度过元宵节。

记得去年我去古城區看花灯,找了好几条路,都堵得严严实实,走不进去,只好把车停在城外,在能走动的街道上,跟着人流缓缓向前。真是万人空巷,人们在街上像水一样流淌着,脸上挂着喜庆和谐的笑,挂着节日的欢乐,仿佛就这样到街上挤一挤、走一走,

才能感受到元宵节的美好。仿佛这样慢下来,大家一起去看花灯,看燃起来的像未来一样明亮的烟花,才更能显示这个节日的隆重和热闹。在古城區看见一个舞龙表演。三人演一条龙,一人演夜明珠。在一处十字路口,有人招呼着让开让开,人群向后退去,撤出来一个圆形场地。舞龙表演开始了,三人的长龙步调一致,一起向前走、转弯,前面的人将龙头高高举起,嘴巴一张一合,后面两个人紧跟着配合。黄红缎面的双龙紧紧追逐一颗夜明珠。龙身煞是鲜艳、明亮,龙头伸来缩去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小孩子更是看直了眼睛,跟随长龙转着头看。有时长龙腾空而起,大大的龙头和龙眼伸向人群,逗人一下,又向后退去。欢快的锣鼓,吉祥的舞龙活动,年年元宵节都会上演,预祝人们新一年的生活美满如意,节节高升。

今年元宵节,水上古城景区西城墙、北城墙都有灯展、灯会。赏千灯齐明,看民俗演艺,节日氛围满满。我知道今年元宵节路上还会水泄不通,就提前一天到古城看了花灯。这花灯真是一年一个样,年年不重样,一年比一年好看。今年的灯会上有迎春接福、祈福墙、天使之翼、趣味西游记、冰雪世界、九尾狐等主题灯饰,一个比一个精彩、精致,与水上古城相得益彰,美轮美奂,仿若仙境。夜色斑斓,灯彩玄幻,仿佛人间不夜天,整个水上古城如梦似幻。灯如昼,灯光似漫天繁星坠落,照亮人间繁华,向人们送上新春美好的祝福。

元宵节是希望和祝福,吃完饺子和汤圆,赏完花灯,该上班的上班,该上学的上学,人们各就各位,开启了新一年的征程。

灯会上的照片

■ 柳凤春

元宵节是新年团圆曲的最后一个音符,也是新春首个月圆之夜。下班路上,欣然看到小城主干道上火树银花、灯火如海,看到朋友圈中的古城南北大街花灯林立,花灯与东昌湖交相辉映的美景,感受着灯光人影湖景为节日增添的浪漫氛围,28年前元宵节灯会的照片一把将我拽进记忆的大门。

有灯无月不娱人,有月无灯不算春。说起元宵节来历,民间有不少传说,花、灯、夜、月自古是文人骚客起兴的美景,古往今来,也曾留下许多佳言名句。元宵节过法因地域不同,北方吃元宵,南方食汤圆,大同的是寓意之团圆,小异的是做法之细微。但无论身在何方,元宵节在人们心里始终是一份怀古团圆的精神寄托和乡情凝聚,温润香甜的元宵入口,一股如家的暖流便唇舌留香。

过节其实是亲情的盛宴,停下手中的忙碌,放下平日常扮演的角色,回到至亲身边,聚在一起,享受着母亲的厨艺,烹茶赏雪、谈天说地,为往日在嘴里和指尖诉不清的亲情来一次完善与弥补。没有工作的繁杂和生活的琐碎,忽然想起20多年前那年元宵节在光岳楼拍的照片,赶紧求助年届不惑的发小六子。看到发小微信发来的照片我惊呆了,上面“九六年元宵节留影”8个烫金字,不禁令人感叹时光的无情。照片上青涩懵懵无知的我们,如今已经孩子绕膝。细看又是一惊,照片上的3人都有当兵经历,经过锻炼又转业复员回到地方工作。

看着照片,我和六子聊了起来。我说你看当时咱仨都穿的布鞋,六子说20年前布鞋是标配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朴实的农村是我们生根的地方,布鞋连接着儿时的回忆,小时候爱着法地疯玩,鞋印遍及河边、树林……想起那露着大脚趾的布鞋,不时会会心一笑。布鞋制作简易,不过是东拼西凑的破布旧衣用玉米糊粘在一起,但踩在脚下冬能避寒夏能消暑,穿起来还舒适透气。我是当兵后才穿上的皮鞋。六子爹在乡政府上班,家里条件好,经常给小伙伴拿些零食和新鲜玩具,我们没少“沾光”,成为儿时的难忘记忆。小学没毕业,六子举家离开了小村到城里读书,联系逐渐少了,1996年我和小袁进城看花灯,才有了这张元宵节灯会上难忘的照片。

年轻时,有人常常感叹,怀抱天下地的梦想;中年时,在忙于迎来送往的经营中,在追梦的道路上拼搏奋斗,理想或许早已抛之脑后,但谁也偏离不了命运安排给我们生活的轨道;年老时,生命归于平淡,却只能看着照片打着电话平复对子女的思念。即使有各种不如意,但亲情会成为我们安心停靠的港湾,正如我找到那张20多年前的照片,让我心海久久不能平静。

曾经家在哪里?因为梦想,四海为家,一路上被给予数不清的恩赐与关怀,爱的能量让我大步走过生活的跌宕起伏。临近元宵节,心中的感动再次凝聚,向那些不在身边的至亲们,道一声“遥祝冬安”。曾看过“爱就是在一起说很多话”的句子,想想果真如此,再大的矛盾积怨,都能通过“在一起说很多话”加以化解消释。应给亲情更多安心耐心,收起放肆的情绪,不断在面对面耳朵的“陪”和人在身边的“伴”中升华沉淀亲情,爱的暖流才会源远流长滋润着每个春夏秋冬,化解生命中不时出现的寒凉,让亲情的阳光和友爱的温暖相伴左右。

记忆深处的璀璨灯火

■ 丁桂兴

月儿初上柳梢头,又是一年元宵至。家乡的元宵节,总是如诗如画的夜晚,承载着我无尽的回忆。那些璀璨灯火,是我心中的永恒之光,照亮了我成长的道路。

记忆中的元宵节,总是伴随着家乡小巷的热闹与欢笑。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一串串红彤彤的灯笼,那红艳艳的色彩,仿佛在诉说着家乡的喜庆与祥和。孩子们手捧着五颜六色的灯笼,欢快地在街头巷尾穿梭,他们的笑声如同清脆的银铃,回荡在每一个角落。

白天,大街两旁挤满了人,路口被人群“真”了起来,像堵墙似的,水泄不通。各商店门前不时传出震耳鞭炮声,热闹非凡的灯会开始了。

中间领头的队伍常常为舞龙灯,龙的颜色有青、黄或白、黑几种。龙是用竹、木、布等材料扎制而成,龙头尤其扎得精美,龙角、龙睛、龙须惟妙惟肖;龙身大约有20节,每节长约4尺,上面缀满了龙鳞,龙尾也非常精致,像高高翘起的鱼尾巴,一摆一摆的。舞一条龙,通常需要20多位身强力壮的男子参演,除了需每节固定一人,另外还要有一个手持彩色“龙珠”的领头人。我记得镇上搬运站的职工舞的黄龙最好。他们头裹白色头巾,身穿黄色箭衣,腰系红色绸带,腿扎黑色绑带,人人精神抖擞,意气风发。

跟在龙灯后的是舞狮灯。狮子头是用竹篾蒙布扎制而成的,眼睛和嘴巴都能转动开合。舞狮人有一身跌

扑、翻滚、跳跃过人的硬功夫。

跑旱船表演十分受欢迎。“船”内有一男子换上女性装束,戴着墨镜,身穿彩衣花裤,头戴美丽的花冠,脚上穿着绣花鞋。另一人扮演老艄公,手拿船桨或摇橹。花船随着艄公的动作旋转,如同有人在湖中荡船采莲,令人忍俊不禁。

河蚌舞也令人叫绝。表演时也为两人,男子饰老渔翁,头戴草帽,身着襦裙,脚登草鞋,手持渔网,而女子饰河蚌精,多数为男扮女装。“她”躲藏在用竹篾精心制成的大蚌壳内,一张一合,左躲右闪避开老渔翁的捕捉,游刃有余,显得饶有情趣。

玩花灯的晚上最为热闹,街上成了人的海洋、灯的盛会,全家老少都

出动了,各种各样的花灯目不暇接,有爬来爬去的螃蟹灯,不停转动的双球灯,一窜一窜的小白兔灯,四处游弋的鲤鱼灯,还有坦克灯、花篮灯、马灯、西瓜灯……形态各异,巧妙不同。

家乡的元宵节,也是我与亲人的团聚时刻。那时的我,总是跟在父母的身后,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。他们为我准备汤圆,讲述着元宵节的传说和故事。那些温馨的亲情,如同甜蜜的糖果,一直甜到我心底。

如今,我远离家乡,漂泊在异乡的土地上。每当元宵节来临,我总会想起家乡的璀璨灯火,想起那些与亲人共度的美好时光。那时的欢声笑语、那时的甜蜜汤圆、那时的灯火辉煌,都成为了我心中永恒的回忆。

『五味』元宵

■ 黄丽清

这两天,看到小区广场上挂起了各式花灯,才想到元宵节到了。儿时在大杂院过元宵节的热闹场面一下子浮现在眼前,那一碗“五味”俱全的元宵,热气腾腾中带着丝丝温暖,让我难以忘怀。

在那个年代,街上卖的手工元宵限量供应,买元宵不仅需要排队,稍微晚一些还可能买不到,所以很多家庭

选择自己做元宵。制作元宵的过程很有趣,可以总结为两个字“泡”和“滚”。人们将做好的馅料切成拇指大小的方块,扔进一个盛满糯米粉的铝盆里,摇晃盆子使馅料滚动。待馅料表面均匀裹上一层粉之后,再用漏勺把它捞出来放在水里浸泡,然后捞出扔进糯米粉中继续滚。就这样泡水、滚动,再泡水、再滚动。糯米粉一层一层裹在馅料上,越滚越大,直到变成乒乓球大小,才算大功告成。每当做元宵的时候,孩子们总是趴在灶台旁跃跃欲试,但每次都被家长以浪费粮食为由拒绝。

我家住的院子是单位宿舍,大家既是邻居也是同事,很是熟络。各家在做元宵时通常会多做一些拿出去送,你家是豆沙馅,我家是五仁馅,他家是山楂馅……就这样你送我一些,我送你一些,家家户户都有了好几种口味的元宵。一锅煮好的元宵包含酸甜咸香各种口味,被戏称为“五味”元宵。孩子们端着碗坐在门前的高台子上,吃着笑着闹着,璀璨的烟火时不时照亮碗中的元宵,也映出一张张稚嫩的笑脸。

现如今老院子里的邻居们早已陆续搬走,住进城里各个新式小区,只留下破败的砖瓦房和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们。在钢筋水泥筑成的新房里,邻居之间多了份客套和疏离,却少了些随性和亲密。

我的邻居是一位外地的年轻姑娘,平日里似乎很忙,偶尔碰面也只是点点头。我猜想她元宵节应该没有准备元宵,便把自己在集市上买的元宵挑了两种口味送过去。姑娘显然没有想到点头之交的邻居竟然来送元宵,一时惊讶得语无伦次:“姐,进来坐,那个……我都没有什么给您,冰箱都是空的。”“猜你没有准备,所以才给你送点元宵。一个人在外也要好好过节,都是邻居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。”姑娘点点头,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,像是感激又像是沉思。

回到家,一碗刚煮好的元宵已被端上了桌。今年我特意多买了几种口味,想重温儿时那碗“五味”元宵的味道。在这一刻我突然领悟,“五味”元宵裹着的不是酸甜香咸的馅,而是邻里间浓浓的情谊和人们的美好祝福。